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二首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爲徐戩不合專擅爲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郤受酬荅銀三千兩公私

民不知覺因此搆合客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爲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顧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騷擾州郡況高麗臣屬契丹情僞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畧無顧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

並不知覺因此搆合客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騷擾州郡況高麗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畧無畏忌之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絶姦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闗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等冒請往高

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迹熟必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准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

一角及寄揢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為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荅須索假借行市為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

姦民因緣商販為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
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勑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
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
法之意正為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
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
寧編勑稍稍改更慶歷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
七日勑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
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勑亦只禁往新羅所

以奸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攙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歷編勑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

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没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勑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

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勑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户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

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即乗

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

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

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

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

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

輒發海商舶船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内不夾帶兵器若違禁及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

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行

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

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為害

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

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

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

相度裁定一依慶歷嘉祐編勑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

緣猾商時來朝貢騷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諸州合用數

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令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兩路鈐轄司相度

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勑旨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勑如右牒到奉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略行下既奉聖旨依奏即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即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明伏乞朝

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揮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

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

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㪷六

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

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即時米

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

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

流殍今來在市米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

轉運司收糴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
少亦須和糴取足又本州須糴常平米二十餘萬
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糴必須踊貴縱使大破
官錢收糴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辨高價
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
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饑不許減價
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糴常平米五十餘萬
石準備來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㪷只減十

文亦須坐失五萬餘貫而況饑饉已成流殍不已
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
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令來上供額斛一半
仍依去年例令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紬絹上供
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糴得
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耗折常平本錢一路
之人得免流殍為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寬
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

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
傷民力愈耗合倍加存䘏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
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
上供斛㪷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
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
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㪷二十萬
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

及時濟用倉廪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
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户披訴已倍
去歲檢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户闕食亦恐軍
糧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撥
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㪷三十萬石令本路減價
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念一路軍民
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闗牒本路轉運提刑

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在供餽所有寛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寛官吏之責特賜過慮及早施行又況所乞數目雖廣如所耗損錢數不多若待饑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往復勘當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户本司已具二事聞奏乞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三十萬石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㪺於正月以後便行出糶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糴優估米價戒約專㪺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葢是蘇湖常秀大

段災傷無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收
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舂有穀
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秀州在市米價已是九十
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便令杭州添價收
糴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之患又官本既貫來年
難爲出糴若不添錢又恐終是收糴不行來年春夏間
闕米出糴必有流殍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
吏亦須畧具事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

於鄰路擘畫斛㪷賑濟若不預為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旨寛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寛減額斛一半如蒙施行即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提刑司今年諸州糶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殍為憂不細欲乞聖慈過為防慮特勑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

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
揚州樁管若令來春本路闕常平米出糶即令發運司
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
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糶即就撥充本路轉
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寛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即於朝省
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
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檢放

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税分數即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輒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為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尚困無米餓死四十萬人況今民間絶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

望聖慈深為防慮若來年人户元不闕食不須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辭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至仁寛貸宿逋已行之命為有司所格沮使王澤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産業聖恩並許給還或貼納

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為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之不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户以產當酒見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年杭州揀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然臣具此奏

論經令一百八日不崇回降指揮及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尚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會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聞奏仍仰户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為報

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葢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强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為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

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為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品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賑濟闕食人户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内多糴常平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為要切見今浙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十足竊度來年青黄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出糶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㪷坐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

遍行文字減勒官估臣已指揮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糴不多即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梢有偷盗耗失之費亦與所減兩三錢

不爭若使來年官米數少不能平壓市價致有流殍更煩朝廷截撥斛㪷散與饑民則為十倍之費乃是所減毫毛而所捐丘山大為非策訪聞諸郡富民皆知來年必是米貴各欲廣行收糴以規厚利若官估稍優則農民米貨盡歸於官此等無由乘時射利吞併貧弱故造作言語以搖官吏皆言多破官錢深為可惜若便為減價住糴正墮其計況今來已是十月下旬不過更一二十日即無收糴縱却添價亦不及事恐有悞來年出糶

大事所以須至别作擘畫仰訴朝廷緣臣先於九月十七日曾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和糴五十萬石以備常平米不足般取出糴却以本路常平錢還發運司若常平米足用即充本路轉運司上供米仍以額斛錢撥還兼勘會淮南大熟揚州高郵軍米價甚平若行此策顯無妨害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速賜施行與此一方連年被災之民廣作準備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四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勘會今年本路風水之災倍於去
年本司累具合行救濟事件聞奏伏料仁聖在上必已
矜察見今蘇湖杭秀等州米價日長杭州所糴粗米以
備出糶每㪷不下六十七至七十足錢猶自收糴不行
恐須至更添錢招買方稍足用竊計開春米價必是翔
踊若依條不虧元價出糶則官本已重小民艱於收糴
無以救濟貧下平準市價若奏乞減價出糶又恐耗失

常平官本亦非長策須至奏聞又勘會杭州裏外見管
義倉米四萬餘石準條災傷之年並許俵散賑濟本州
相度若待饑饉已成方將上件義倉盡行俵散亦未能
盡濟饑民惟是開春已後繞見在市米價增長即便將
義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人
受賜今來起請欲乞將常平米除係三年以上依條合
減價外其餘並每㪷减五文足內係今年貴價收糴者
每㪷减二十文足出糶仍將義倉米隨色額估定賤價

一處出糶所收錢並用填還常平所虧官本錢如填還足外尚有剩數亦許撥填本路別州常平米所虧官本錢仍下浙西諸郡依此體例施行所貴本路明年饑民普得賤米喫用全活億萬性命其利至博而其實止於耗却義倉元不破官本米貨十餘萬石況自有條災傷之歲許將義倉米俵散但俵散之所及者狹不如出糶之利所及者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常平錢米豐凶之際平準物價以救民命所繫利害至重本司已累次奏乞指揮諸路專行糶糴不得别有他用如召募饑民與土工水利之類有出無入即漸耗散伏乞留意今來啟請只是權宜一時施行别不衝改前後條貫

又貼黄本司相度來年艱食之勢深可憂畏若候饑饉已成疾疫已作仁聖在上必須廣作擘畫錢米救濟其費必相倍蓰若行本司所奏開春便行出糶則

米價不長億萬生聚自然蒙賜所費不多今來已是十一月末乞速賜施行所貴正月內便得開倉出糶

乞擢用劉季孫狀

元祐五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絶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

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邉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權置邉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别加陞進不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勘會杭州平陸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
其餘井皆鹽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
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遘增置
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
而創始滅裂水常不應至熈寜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
廢壞知州陳襄選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
其事修完既畢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愽臣為通

判親見其事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牽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子珪云熙寧中雖已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以石槽底蓋堅厚錮捍周密水既足用永無壞理又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西湖甘

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無緣成就緣子珪先已蒙恩賜紫欲乞特賜一師號以旌其能者

右臣體問得靈石多福院僧子珪委有戒行自熙寧中及今兩次選差修井營幹勞苦不避風雨顯有成効如蒙聖恩賜一師號即乞以惠遷為號取易所謂井居其所而遷之義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繳進應詔所論四事狀 前連元祐五年六月奏狀

元祐六年正月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右臣去年六月具狀奏聞乞申明給還市易折納産業及除放積欠鹽錢并人户欠買退絹錢四事未蒙回降指揮今月五日准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臣別具聞奏者今重具到元奏狀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臣竊見浙中州縣市井人煙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所在酒税課利虧欠只如杭州酒務課利昔年

三十餘萬貫今來只及二十餘萬貫其它大率類此朝廷力行仁政不為不久而公私凋耗終不少蘇蓋是商賈物貨元未通行故也自來民間買賣例少見錢惟藉所在有富實人户可倚信者賒買而去歲歲往來常買新貨却索舊錢以此行商坐賈兩獲其利今浙中州縣所理私債大半係欠官錢人户官錢尚不能足私債更無由催以此商旅不行公私受害若行此四事則官之所失止是虚數而人户一蘇三二

年間商旅必復通行酒税課利漸可復舊所補不小

乞椿管錢氏地利房錢修表忠觀及墳廟狀

元祐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准熈寧十年十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趙抃奏伏見故吳越國王錢氏有墳廟在本州界欲乞兩縣應管錢氏諸墳廟每縣選委僧道一名專切主管内錢塘縣界文穆王元瓘等二十六處墳廟勘會當州天慶觀道正通

教大師錢自然本錢氏直下子孫欲令錢自然永遠住
持并臨安縣界武肅王鏐等墳廟一十一處今召到本
縣淨土寺賜紫僧道微乞依錢自然例主管又勘會得
文穆王元瓘墳廟并忠獻王仁佐墳並在龍山界具側
有香火妙因院本錢氏建造見是道正錢自然權令徒
弟道士在彼看守欲望改賜觀額令錢自然已下徒弟
永遠住持漸次修葺兼得就便照管墳廟不致荒廢奉
勅依奏其錢塘妙因院特改賜表忠觀為額并臨安淨

土寺令尚書祠部每遇同天節各特與披剃童行一名又準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節文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等奏臣等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者五所墳壠在錢塘臨安兩縣者六十餘處獨臨安有田園房廊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太平興國已後寄納本縣至大中祥符間本處申明蒙朝旨令杭州樓店務於軍資庫作臣家錢寄納日後不曾請領近歲先臣祠廟例皆摧塌私家無力修葺前項寄納錢數雖多切緣

年歲深遠不敢更乞支給今只乞降指揮下杭州許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右奉聖旨宜令杭州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置簿拘管只得修葺墳廟不得別將支用劄付杭州准此

者臣檢會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六日據管內道正錢自然狀乞將臨安縣祖先置到產業每年收掠賃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修葺諸處墳廟此時差官檢計到錢塘

臨安縣所管錢氏墳廟委是造來年深木植朽損共合用工料價錢一萬二千八百九十貫九百九十九文及臨安縣勘會到管納錢氏歸官房廊田産等賃錢年納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送納軍資庫尋係本州申奏乞將臨安縣管催上件賃錢支撥修葺約計九年方得完備直至元豐五年内因皇城使錢暉等奏乞方隹當年三月十八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每年特支錢五百貫與表忠觀修葺墳廟不得别將支用自後至

元祐五年雖支得四千五百貫省蓋為廟宇舊屋間架
元造廣大一百餘年不曾修治例皆損塌須得一起修
葺稍可完補若每年只支得五百貫雖逐旋修得大段
倒損去處又為連接屋宇數多隨手損塌自熙寧十年
檢計止今又及一十四年尋於去年再差官重行檢計
到兩縣墳廟已修再損未及修屋宇神像等共合用工
料價錢內臨安縣四千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四十四文
省錢塘縣一萬二千五百二十貫五百九十一文省兩

縣共合用工料價錢計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貫七百三十五文省須至奏陳者右臣竊惟錢氏之忠著於甲令朝野共知不待臣言而墳廟荒毀行路嗟傷就使朝廷特賜錢物為之修完猶不為過而況本家自有地利房錢可以支用豈忍利此毫末歸之有司恭惟神宗皇帝深念錢氏之忠特改妙因院賜名表忠觀仍使其裔孫道士錢自然住持而有司不能推明聖意奏乞盡數撥還地利房錢以助修完經今十四年表忠觀既未成

就而諸處墳廟依前荒毀使先帝表顯忠臣之意徒為空言臣愚欲望聖慈特許每年臨安縣所收地利房錢一千三百五十四貫三百四十文省令表忠觀每遇修本觀及杭越州諸墳廟即具所修名件及合用錢數赴州請領仍候修造了差官檢計具委無大破保明申州所貴事體稍正毋使小民竊議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如蒙朝廷依奏即乞指揮本州將逐年所收到上件地利房錢令須樁管只得充修造表忠觀及錢

氏墳廟使用官私不得別行支借使用

東坡全集卷五十八

東坡全集卷五十九

宋 蘇軾 撰

奏議六首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元祐六年三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

水波惡不敢經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嶮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閒親見覆溺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經渡不涉浮山之嶮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泝此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

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呌號求濟於湍沙之間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等州人衆地狹所産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

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崄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脚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具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貼黄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

河以北潮水不到滙以河水皆可化為良田然近江土薄萬一數十年後江水轉移河不堅久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又失所謂良田之利體問民田之良者不過畝二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

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温叟轉運判官張璹躬往按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聞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衆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皇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槩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

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功料（貼黃董華所料只是約度大數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別差官入細計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衆所共知臣謂此

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今建此議不知者必有二難其一不過謂浙江浮山之嶮經歴古今賢哲多矣若可平治必不至今日如此乃卷議臆度不足取信只如龜山新河易長淮為安流近日呂梁之嶮竊聞亦已平治豈可謂古

人偶未經意便謂令人不可復作其一不過謂並江作岸為潮水所衝齧必不能經久今浙江石岸亦有成規自古本用木岸轉運使張夏始易以石自龍山以東江水溢深石岸立於漲沙之上又潮頭為西陵石磯所射正戰於岸下而四五十年隱然不動雖時有缺壞隨即修完人不告勞官無所費今自大慈浦以西江水皆露出石脚而潮頭自龍山轉向西南則岸之易成而難壞非張夏所建東堤之比也

再乞發運司應副浙西米狀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蒙恩詔召赴闕庭竊以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為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故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下田固已没於深水今歲必恐無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婦女老弱日夜車畎而淫雨不止退寸進尺見今春晚並未下種鄉村闕食者衆至以糟糠雜芹蕈食之又為積水占壓薪芻難

得食糟飲冷多至脹死並是臣親見即非傳聞春夏之
間流殍疾疫必起逐州去年所糴常平米雖粗有備見
今州縣出賣米價不甚翔踊但鄉村遠處饑羸之民不
能赴城市收糴官吏欲差船載米下鄉散糴即所須數
目浩瀚恐不能足用夏秋之間必大之絕又自今以往
若得淫雨溝止即農民須趁初夏秋種車水耕耘之勞
十倍常歲今若糴糧米接濟見今已自闕食至時必難施
功縱使天假之年亦無所望公私狼狽理在必然臣去

歲奏乞下發運司於江東淮南豐熟近便處糴米五十萬石準備浙西災傷州軍般運兑撥出糶賑濟尋蒙聖恩行下云已降指揮令發運司兑撥合起上供并封樁等錢一百萬貫趁時糴買斛㪷封樁準備移用送戶部依已得指揮餘依浙西鈐轄司所奏施行聖旨既下本路具聞農民欣戴始有生意而發運司官吏全不上體仁聖恤民之意奏稱淮南江東米價高貴不肯收糴勘會浙西去歲米價例皆高貴杭州亦是七十足錢收糴

一㪷雖是貴糴猶勝於無米坐視民死今來發運司官
吏親被聖旨全不依應施行只以米貴為詞更不收糴
使聖主已行之命頓成空言饑民待哺之心中塗失望
却使指準前年朝旨所撥上供米二十萬石與本路內
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石有零充填今來五十萬
石數目外只乞於上供米內更截撥二十萬石與本路
相兼出糶切緣上件出糶不盡米一十六萬七千餘石
久已樁在本路臣元奏乞於發運司糴五十萬石之時

已是指準上件米數支用外合更要五十萬石今來運
司却將前件聖恩折充今年所賜吏民聞之何由心服
臣已累具執奏未奉朝㫖今來親見數州水災如此饑
殍之勢極可憂畏既忝近侍理合奏聞豈敢為已去官
遺患後人更不任責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慜一方特
賜指揮發運司依元降指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
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糶借貸如發運司去
年元不收糴無可兌撥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充滿五

十萬石數目却令發運司將封樁一百萬貫錢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為然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賑濟即恐須於别路運致錢米累雖百萬亦恐不及於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發運司奏云淮南宿亳等州災傷米價高處七十七文江東米價高處七十文切縁臣元奏乞於豐熟近便處收糴訪聞揚楚之間穀熟米賤今來發運司却引宿亳等州米價最高處以拒塞朝旨顯非仁

聖勤恤及臣元奏乞本意

又貼黃若依發運司所奏將出糶不盡一十六萬七千有餘石充數外猶合撥三十四萬石方滿五十萬數今來只撥二十萬石顯虧元降聖旨一十四萬石而況上件出糶不盡米已係前年聖恩所賜發運司不合指準充數顯虧三十萬石

又貼黃如蒙施行乞下轉運司多撥數目與蘇湖州如合賑濟更不拘去年放稅分數施行

又貼黃若行下有司反覆住滯必不及事只乞斷自

聖心速降指揮

杭州召還乞郡狀

元祐六年五月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前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詔書及聖旨劄子不允臣辭免翰林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已第三次奏乞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聖聽惶恐死罪惶恐死罪臣昔於治

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

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

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横臣亦覺知先

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奬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

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
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
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
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
地特未敢發爾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
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
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
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

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
別致患禍又縁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
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
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間曖昧
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
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
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
間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二人葢攻積獘事不獲已陛下

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為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為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

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為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嶮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𢇁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

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為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

使黨人猜疑别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

祈天請命戰恐殞越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受聖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盡言無隱必致

當途怨怒愈為身災君臣不密周易所戒故親書奏

狀眼昏字大又涉不恭進退惟谷伏望聖慈寛赦臣

不勝戰恐之至

撰上清儲祥宫碑奏請狀

元祐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近准敕修蓋上清儲祥宮將欲了畢合用修宮記差臣撰文并書石今有下項事合奏

請者

一竊見上清宮元係太宗皇帝剏建於慶歷中遺火焚蕩今欲見元建及遺火年月乞下史院檢會降

下

一今來上清儲祥宮係神宗皇帝賜名方議修蓋至

元祐中蒙内 出錢物修蓋成就今欲見先朝所賜

錢物并今來内出錢物數目及係是何庫錢支撥
或係太皇太后皇帝本殿錢物並乞檢會降下
一令欲見神宗皇帝賜名修宫因依及二聖賜錢修
蓋成就意指乞賜頒示
一臣竊見朝廷自來修建寺觀多是立碑仍有銘文
於體為宜若只作記即更無銘末委今來為碑為
記乞降指揮
一准勑差臣書石合書篆額人銜位姓名乞檢會降

下

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葢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

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脩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豬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

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歴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為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

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于舊橋外别為千橋橋栱各
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
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
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
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
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
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
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

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愍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錄單鍔吴中水利書

切覩三州之水為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為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每督州縣又間出使

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歴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銷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然猶擿埴索途以為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略於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歴以來吳江築長堤横

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伍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賣簰木東入二浙以伍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因紿官中以廢去伍堰伍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

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二震澤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鍔視其迹自西伍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伍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伍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

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絶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伍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去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江岸已前伍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伍堰猶未為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

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則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鍔竊視熈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亦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為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茍卒歸于槁死自熈寧八年迄今十四載

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於食利之民疏導四十九條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河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罨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則淺澱中旱則通流又有孟涇泄滆湖之水入震澤其他溝瀆澱塞其名

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伍堰之上衆川由荊溪入震澤注于江由江歸于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之東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隄岸阻水之迹自可覽也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汙澱茭蘆叢

生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雖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賦不知幾百倍耶夫江尾昔無茭蘆壅障流水今何致此葢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茭蘆生茭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洩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

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水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横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硔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爲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開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硔開茭蘆爲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减常州運河之

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河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汀堰瀆曰東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犁溶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瀆涇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一曰碑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𣂺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碶

㪷門每瀆於岸北先築隄岸則制水入江若無隄防則
水之溢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熈寧
中有提舉沈披者輒去五𨩰堰走運河之水北下江中
遂害江陰之民田爲百姓所訟即罷提舉亦嘗被罪始
欲以爲利而適足以害之此未達古人之智以至敗事
也切見近日錢塘進士佘默兩進三州水利徒能備陳
功力瑣細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運河晉陵
至無錫一十四處置㪷門泄水北下江陰大江雖三尺

童子亦知如此可以為利然余默雖能言斗門一事合
鍔鄙策奈何無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則又豈止爲
一沈披耶又覩主簿張寔進狀言吳江岸爲阻水之患
涇函不通其言然則然矣雖言吳江岸而不言措置水
之術益古之所創涇函在運河之下用長梓木爲之中
用銅輪刀水衝之則草可刈也置在運河底下暗走水
入江今常州有東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
刑元積中開運河嘗開見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

謂功力甚大非可易復遂已今先開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處泄得積水他日治函管則可若未能開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見常州運河之北偏皆江陰低下之田常患積水難以耕植今河上為㪷門河下築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緣此河隄可以作田園此泄水利田之兩端也宜與縣西有夾苧干瀆在金壇宜興武進三縣之界東至滆湖及武進縣界西南至宜興北至金壇通接長塘湖西接伍堰茅山薛步山

水直入宜興之荆溪其夾苧千盞古之人亦所以泄長塘湖東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之運河由運河而入一十四條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條之港皆名存而實亡景有知利便者獻議朝廷欲依古開通北入運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長塘湖兩首各開三分之二為彼田户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開鑿已田陰搆胥吏皆柅而不行元豐之間金壇令曾長官奏請乞開朝廷又降

指揮委江東及兩浙兩路監司相度及近縣官員相視
又為彼豪民計搆不行儻開夾苧干通流則由來他州
入震澤之水可以殺其勢深利於三州之田也鍔熙寧
八年歲遇大旱切觀震澤水退數里清泉鄉湖乾數里
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數里之間信
知昔為民田今為太湖也太湖即震澤也以是推之太
湖寬廣愈於昔時昔云有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
諸港瀆堙塞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頃也鍔又

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葢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税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丐殍鬻妻子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拾其廬而逋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縁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唫之間亦多丘墓皆為魚鱉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時高原今為汙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

昨煕寧間撿正張諤命屬吏殷丞劉懿相視蘇秀二州
海口諸浦瀆為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懿相視
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
田諤謂懿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閘諸海浦所以
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為置諸浦耶百川東流
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亦
復歸于海其勢然也凡江湖諸浦港勢亦一同懿雖信
其如此然猶有說葢以昔視諸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

有之盖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滌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緩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沙泥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盖古之人以為七十二會曲折宛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宛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

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
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
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
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
江尾去其泥沙茭蘆還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為千橋
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𨵦門石𥓓隄防管水入江
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瀆及開通茜涇水既泄
矣方誘民以築田圍𤲅郏亶嘗欲使民就深水之中疊

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先成田圍以狹水道當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渰浸廬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通河港置𣃁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河溝港圖一本各言某河某瀆

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合而為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
掌之間也竊又覩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
東至青龍由青龍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
税遂塞此一江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籠截商税利國
能有幾耶堰塞湍流其害實大又況措置商税不為難
事竊聞近日華亭青龍人户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
安亭江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
西滆湖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滆湖之水

入運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澝湖之水入運河由運河入斗門在吴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覿奏請開海口諸浦銙切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日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葢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候開江尾及疏吴江岸為橋與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齧去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

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浦疏鑿吴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水入江比與吴江兩處分泄積水最為先務也然鍔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葢三州之民憔悴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户之力也今畧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吴江岸為橋遷吴江岸東一村之民開地復為昔日之江置一十

四處之鬪門并築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茭芧千白鶴溪白魚灣大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濱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濱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

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末畢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者有謂昔人創望亭吕城奔牛三堰蓋爲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以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吕城二堰然亦不放綱運何耶鍔曰昔之太湖及西来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堙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以節之今自

慶歷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興創市橋去西津堰益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透運

河之水今也置橋㾑堰以通荆溪則溪水常倒注入運河之内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鍔以謂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於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内是以創橋㾑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葢如此也或又曰切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畆或五百畆為一圩葢古之人停

滀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視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嘗滀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鳧鴈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鍔曰塘之為塘是猶堰之為堰也昔日置塘滀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為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塘亦不可不開以滀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為無益則古人奚為之耶蓋古之賢人君子大智經營莫不除害興利出於人之未到後人之淺

謀嘗見不達古人之大智顛倒穿鑿徒見其害而莫見其利也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為害又若麋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税又不知反狹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竊切觀無錫縣城内運河之南偏有小橋由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為此堰者恐泄運河之水昔熈寧八

年是歲大旱運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時鍔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既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與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切覩將軍堰接運河去梁溪無百步之遠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千之始則以鍔言爲狂終則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凡一溝瀆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嘗見蘇州之茜涇昔范仲淹命工

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益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涇自仲淹之後未復開鑿亦久堙塞鍔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覩一溝一瀆未嘗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間曲折究轉皆非徒然也鍔今日之議未始增廣一溝一瀆其言與圖符合若非觀地之勢明水之性則無以見古人之意今并圖以獻惟執事者上之朝廷則庶幾三州憔悴之民有望於今日也

貼黃其圖畫得草略未敢進上乞下有司計會單鍔別畫

一先開吳江縣江尾茭蘆地

一先遷吳江沙上居民及開白蜆江通青龍鎮又開青龍鎮安亭江通海

一先去吳江土爲千橋

一先置常州運河斗門一十四所用石碶并築堤管水入江

一次開英芧干白鶴溪白魚灣塘口瀆大吳瀆今長
塘湖滆湖相連走泄西水入運河下斗門入江
一次開宜興百瀆見今只有四十九條東入太湖
一次開蘇州茜涇白茅七鴉福山梅里諸浦及茜涇
一次開江陰下港黄田春申季子竈子諸港
一次開宜興東西蠡河
一次根究諸臨江湖海諸縣凡泄水諸港瀆並皆疏
鑿

伍堰水利昔錢舍人公輔爲守金陵常究伍堰之利雖知伍堰之利而不知伍堰以東三州之利害鍔知三州之水利而未究伍堰以西之利害一日錢公輔以世之所爲伍堰之利害與鍔參究方知始末利害之議完也公輔以爲伍堰者自春秋時吳王闔閭用伍子胥之謀伐楚始創此河以爲漕運春冬載二百石舟而東則通太湖西則入長江自後相傳未始有廢至李氏時亦常通運而置牛於堰上挽拽船筏於固城湖之側又嘗設

監官置廨宇以收往來之稅自是河道湮塞堰埭低狹虛務添置者十有一堰往來舟筏莫能通行而水勢遂不復西及遇春夏大水江湖泛漲則園頭王母龍潭三澗合爲一道而奔衝東來河之不治愈可見也今若開深故道而存留銀林分水二堰則諸堰盡可去矣所欲存二堰者葢本處地勢自銀林堰以西地形從東迤邐西下自分水堰以東地形從西迤邐東下而其河自西壩至東壩十六里有餘開淘之際須隨逐處地形之高

下以濬之然後江東兩浙可以無大水之患然銀林堰南則通建平廣德北則通溧水江寧又當增修高廣以俟商旅舟船往還之多可以置官收稅如前之利此伍堰所以不可不復也今莫若治伍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直歸太平之蕪湖下治吳江之岸為千橋使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中治百瀆之故道與夫蘇常湖三州之有故道旁穿於太湖者雖不可縷舉而槩可以迹究也難者曰雖復伍堰奈何伍堰之側

山水東下乎復堰無益也鍔荅曰由伍堰而東注太湖則有宣歙池廣德溧水之水苟復堰使上之水不入於荆溪自餘山澗之水寧有幾耶比之未復十須殺其六七耳難者乃服

東坡全集卷五十九

謹案卷五十八第五頁前五行諸非廣州市舶司

刋本船訛船據前後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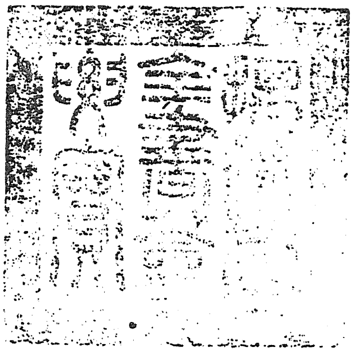
卷五十九第一頁前五行元祐六年刋本祐訛符

令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溧陽縣之上有伍堰者刋本伍

訛五按伍堰以伍子胥得名應作伍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六十

宋　蘇軾　撰

奏議一十三首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勑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為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葢為光曾為亡母

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聞朝廷以安靜為福人臣以和

曉為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為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為保全之計實深為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

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為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既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惷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

顧無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奬與之意則似不終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黄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詳覽施行

又貼黄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

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為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捃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如黨與既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違其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

如今日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必須騰謗以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既未能補報萬一而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㪷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

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為一農民栖於丘墓舟栰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聞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為大盜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為業百十為羣往來浙中以兵杖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為他盜故略而不問今人既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為寇或得

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惟二聖
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司所乞一一
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
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
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
則力必不及中路闕絶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
之死也不如併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絶則市價平
和人人受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糴不免流殍亦有限

量矣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糴三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糴人情洶洶朝不謀夕但官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内約度浙西諸郡合糴米斛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終除見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即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錢斛内擘畫應副須管接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

闕絶仍只依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樁錢物所貴錢貨流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絶直至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上供封樁斛㪷應副浙西諸

郡糴米直至明年七月中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黄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椿錢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爲詞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㪷七十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糴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

不切遵稟之罪朝廷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

今來若行臣言即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

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

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為先以才

用為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靜之士雖有過

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恥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絶人者母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既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為僕妾之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與之同

條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覽傾瀝肝膽不

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甘被分明之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獲只有法外刺配顔章顔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顔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顔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官安鼎

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即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勔偶非其黨猶肯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措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

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僶俛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慴服寧違二聖指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廻避若不早去不過數日必為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敢盡言只為累章不允計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

欲得外補即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
臣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三日見弟尚書右丞轍
為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君錫稱被賈易
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遹往見君錫言臺諫等互論
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乞賜推究臣愚惷無狀常

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之意自為小官即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政殿門即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教誨臣自後兩次見君錫凡所與言皆憂國愛民之事乞問君錫若有一句及私臣為罔上君錫尋有手簡謝臣其畧云車騎臨過獲聞誨益諄諄開誘莫非師保之訓銘鏤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見君錫從來傾心以忠

義相許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義盡言無隱又秦觀自少年從臣學文詞采絢發議論鋒起臣實愛重其人與之密熟近於七月末間因弟轍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處官吏觀望風旨必不敢實奏行下郤為給事中封駮諫官論奏臣因問弟轍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轍云此事衆人必知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須羣起力爭喧瀆聖聽又弟轍因言秦觀言趙君錫薦

舉得正字今又為賈易所言臣緣新自兩浙來親見水災實狀及到京後得交代林希提刑馬瑊及屬吏蘇堅等書皆極言災傷之狀甚於臣所自見臣以此數次奏論雖蒙聖恩極力拯救猶恐去熟日遠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賈易等所言則官吏畏懼臺官更不敢以實言災傷致朝廷不復盡力救濟則億萬生齒便有溝壑之憂適會秦觀訪臣遂因議論及之又實告以賈易所言觀私事欲其力辭恩命以全進退即不知

秦覯往見君錫更言何事又是日王遹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遹與君錫親自來密熟因令傳語君錫大畧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爲中丞坐視一方生靈陥於溝壑畧無一言乎臣又語遹說與君錫公所舉秦觀已爲賈易言了此人文學議論過人宜爲朝廷惜之臣所令王遹與趙君錫言事及與秦觀所言止於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爲見上件事皆非國家機密不過行出數日無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議論及

之又欲以忠告君錫欲其一言以救兩浙億萬生齒不為觸忤君錫遂致於此此外别無情理者右臣既備位從官弟轍以臣是親兄又忝論思之地不免時時語及國事臣不合輒與人言至煩彈奏見已家居待罪乞賜重行朝典取進止

辨題詩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

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合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初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個少年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盡將老

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益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塗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題詩狀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論八丈溝利害狀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申右軾今看詳前件李義修所陳劃一事中內三件係欲開太康縣枯河及開陳州明河並不涉潁州地分無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縣界以東江陂鎮以西地頗卑下之處難為開淘者平地築岸如汴河例不納眾流免致溝中滿溢橫出之患所是田間橫貫溝港兩下自有歸頭去處間或於要會處如次河口之類可置斗門遇田間有積水臨時啓閉甚無妨也

軾今看詳八丈溝首尾有横貫大小溝瀆極多並係自
來地勢南傾流入潁河别無兩下歸頭去處遇夏秋漲
溢雖至小者亦有無窮之水雖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
今義修乃欲築岸如汴河不納衆流顯是大段狂妄又
一件云八丈溝首尾三百餘里當往來道路豈能盡致
橋梁欲乞於合該縣鎮濟要去處創立津渡小立課額
積久少助堤岸之費軾今看詳議者欲與大役勞力費
國公私洶洶未見其可而義修先欲置津渡立課額以

網小利所見猥下無足觀採其餘議論雖多並只是羅
提刑李察學意度更加枝蔓粉飾附會其說而已別無
可考論其八丈溝利害軾見子細相驗打量地勢具的
確事件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
狀申右軾體訪得萬壽汝陰潁上三縣惟有古陂塘頃
畝不少見今皆為民田或已起稅為永業或租佃耕種

動皆五六十年以上與産業無異若一旦收取盡為陂塘則三縣之民失業者衆人情騷動為害不小看詳陳州水患本緣羅朝散於府界疏道積水所致今來進士皇維清既知修復陂塘可以彌横流之患何不乞於府界元有積水久來不堪耕種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係積水占壓之處人户别無詞説兼亦陂塘既修之後陳州水患自然衰減更不消糜費公私開三百五十四里溝渠今來維清既欲依羅朝散擘畫起夫十

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開溝之後又別奪萬壽等三縣農民産業不知凡幾千百頃又別破人夫錢米以興陂塘是附會羅朝散議論有害無利必難施行輙自承領得上件省司文字訪聞得民間已稍驚疑若更行下遂縣勘會古陂頃畝及起税請佃年月則三縣農民必大驚擾其事既決難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會其李察學羅朝散等所欲會議利害輙見行相驗別具利害申奏次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同至潁州與臣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潁州境内諸水但

遇淮水漲溢頳河下口壅遏不行則皆橫流為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頳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頳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于淮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況一八丈溝乎

貼黄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頳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積水為害並不干淮水之事者詳崔公度所言驗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為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頳間

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潁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　且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爲陳患今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䘏陳而不䘏潁欲使潁人代陳受患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遂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府界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況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八丈溝行於北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

瀉下貫八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于潁河其間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闊勢若建瓴南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為慮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相附會以與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億亦無由成而況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歷觀數年

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之以爲可開
曾肇陸佃朱勃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
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爭勝負
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
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
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
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
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并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

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略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頳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催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見得利害可

否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貼黃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捉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字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即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闊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曾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

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為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黄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内逆流而上行三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内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横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闊二十餘里今量闊

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乃是適意欲淮面之濶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次河深濶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南入穎河及具餘溝水如泥溝尾溝之類皆可以回

奪八文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内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脚下公私危懼若八文溝不能東流却爲次河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爲州城深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

知之適等不必具就下而必具常東此豈足信哉
適又云方水漲時頻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次
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頻河
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頻河而漲後頻河而
落方頻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
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頻河已
先落矣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同易八丈溝創開六處計

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曾計入錢糧數内又看驗得地性踈惡合用稍椿土薄水淺地脈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為倒填車水與功並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令慢平溝身既深溝面隨濶則逺所計料全未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

未易悉數兹已略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内
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為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
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論之詳矣伏望聖
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即見八丈溝
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
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船不

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户妄生異議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皆係水小據羅適圖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縁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閉糴狀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據汝陰縣百姓朱憲狀伏為今年旱傷稻苗全無往淮南糴得晩稻一十六石於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縣朱臯鎮有望河欄頭所由等欄住憲稻種不肯放過河來當時寄在陳二郎鋪内當來牓内只説欄截糴場粳米不得過淮河並不曾聲説欄截稻種今來不甘被望河欄頭所由等欄截稻種有悮向春布種申乞施行臣尋備録朱憲狀及檢坐敕條牒淮南路監司及光

州因始縣并朱皋鎮等處請依條放行斛㪷不得攔截至今未有施行回報兼體問得本州今年係秋田災傷檢放稅賦百姓例闕穀種見今在市絶少斛㪷米價翔貴本州見闕軍糧亦是貴價收糴不行尋勾到斛㪷行人楊佶等取問在市少米因依其楊佶等供狀稱問得船車客旅等稱說是淮南官場收糴出立賞錢不得津般粳米過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須至奏乞指揮者右檢會編勑諸興販斛㪷雖遇災傷官司不得禁止又條

諸興販斛㪷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臣頃在杭州親見秀州等處爲官糴上供粳米違條禁止販賣及災傷地分並不依條免納力勝稅錢於官並無所益依舊收糴不行徒使百姓驚疑各務藏蓄斛㪷不肯出糶致餓損人戶爲害不少今來淮南官吏又襲此流弊違條立賞行閉糴之政致本州城市闕米農民闕種若非朝廷嚴賜指揮即人戶必致失所伏乞備錄

臣奏及開坐勅條指揮淮西轉運提刑司行下逐州縣不得更似日前違條禁止與販斛㪷過淮并勘會轄下知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納米穀力勝稅錢所貴逐路官司稍獲均濟仍乞速賜行下使災傷農民早行耕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　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近為光州固始縣朱臯鎮官吏違條禁止本

州汝陰縣百姓朱憲收糴稻種不令過淮及取到行人
楊佶等狀稱是淮南官場糴米立賞禁止米斛過淮致
本州收糴軍糧不行及農民闕種城市闕食已具事由
聞奏乞嚴賜指揮淮南監司不得違條禁止販賣米斛
仍乞勘會如係災傷地分不得違條收五穀力勝去訖
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轉及光州固始縣朱臯
鎮等處放行斛㪷其提轉州縣並不回報依應施行惟
朱臯鎮官吏坐到本州縣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

揮出牓云如有細民過渡回運米斛不滿一碩即勒白日任便渡載外有一碩以上滿一席者並仰地分捉搜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備賞錢一貫每一席加賞錢一貫若或夜間過渡一碩以下犯人出賞錢一貫每一席加一貫其所捉到米數却勾攔前來於本縣元糴處出糶若係他人捉到其經歷地方勾當人並勾追勘斷以此致本鎮不敢放過米斛又於今月十五日據汝陰縣百姓楊懷狀為本庄不熟遂與田土得錢於淮南收糴到

納稅及供家喫用米四碩被朱臯鎮立賞勾攔不令過

淮臣又親自體問得本州寄居官户皆言有田在光州

界内今年為穎州米貴各令人於本庄取米納稅供家

並被本處官司立賞禁止不放前來切詳逐州縣鎮若

非監司公然違背朝廷敕條明出牓示禁絶隣路餱糧

即逐處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須至再奏乞

賜指揮者右臣竊見近年諸路監司每遇米貴多是違

條立賞閉糴驚動人户激成災傷之勢熙寧中張能沈

起首行此事致浙中餓死百餘萬人臣任杭州日累乞
朝廷指揮亦蒙施行今來淮西提刑既欲收糴官米自合依市直立定優價則人户豈有不赴官中賣之理今乃明出牓示嚴刑重賞令人提拽勾攔收糴顯是強買人物為國斂怨無甚於此況提刑司明知編勑雖遇災傷不得禁止販賣斛㪷乃敢公出牓示立賞禁絶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獨絶其餱糧禁其布種以至官戶本家庄課亦不得般取喫用違法害物未之前聞其逐州

縣鎮官吏亦明知有上條及臣已坐條關牒並不施行
寧違朝廷編勑條貫不敢違監司乖戾指揮伏望聖慈
詳酌早賜取問施行少免官吏恣行農民無告謹録奏
聞伏候勑旨

東坡全集卷六十